

雪域高原的格桑花

上海市第四批援藏干部“三亲”史料专辑

政协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上海市文史资料研究会



上海教育出版社
SHANGHAI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雪域高原的格桑花:上海市第四批援藏干部“三亲”史料专辑/政协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上海市文史资料研究会编.-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4.8
ISBN 978-7-5444-5673-9

I. ①雪… II. ①政… ②上… III. ①干部-生平事迹-上海市 IV. ①K820.8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86012号

责任编辑 邹楠 童亮
装帧设计 张惠卿

雪域高原的格桑花

上海市第四批援藏干部“三亲”史料专辑

政协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上海市文史资料研究会

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教育出版社
易文网 www.ewen.cc
地址 上海永福路123号
邮编 200031
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刷 昆山市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700×1000 1/16 印张 14.5 插页 3
版次 2014年8月第1版
印次 2014年8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44-5673-9/D·0081
定价 42.00元

(如发现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序

✻ 赵福禧

2004年6月,我们上海市第四批50名援藏干部,怀揣着一份炽热的情怀,秉持着一份坚定的信念,心系着一份事业的重任,奔赴,向着那个豪情和心灵已率先抵达的地方——西藏。

不是不知高原有它别样的艰苦,不是不惧浓烈的思乡情将把长长的三年缠绕。只因为,我们已为艰苦准备了战胜它的欢颜,我们要将家乡的深情同样编织为建设雪域高原的锦绣。更何况,西藏那是一种怎样的召唤!高天厚土、丽日清风,事业壮阔。三年激情燃烧的岁月,就此怦然开启。

三年中,我们在领导的嘱托中,学习责任;在前辈的脚印中,学习延伸;在项目的推进中,学习认真;在藏族同胞的双眸里,学习希冀;在援藏的岁月里,学习坚韧……

三年中,缺氧令我们头痛目眩,泥泞令路途陡峭险峻,失眠令饭菜无味……每每此刻,想想“援藏为什么、援藏图什么、离藏留什么”,所有付出的艰辛变得很渺小,我们咀嚼着艰辛,青涩中带甜。那颠簸、那头胀、那失眠、那寂寞……三年里所有的付出,已经和高原一起,融入我们的血液里。

三年中,日喀则地区上海实验学校、上海广场扩建、日喀则地区制氧厂和高压氧舱、浦东路、定日珠穆朗玛大酒店,亚东花园酒店、拉孜宾馆,浦江新农村,更有那从废墟中重生的桑珠孜宗堡……一个个援藏项目铸就了我们第四批“团结、奉献、务实、创新、慎独”的援藏精神。

三年中,雅鲁藏布的激流,珠穆朗玛的风雪,成就了我们高原男儿的梦。我们从未如此深刻地体会到什么是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和平安宁,

什么是血浓于水、守望相助、战友情深。

三年中,理解、包容、关心和支持,源源不断地来自上海,呵护与温暖着我们在西藏的日日夜夜。同样,我们也经受了政治、身体、工作以及生活作风和廉洁自律的“3+1+1”考验。

三年中,让我们永远铭记那些长期工作生活在雪域高原,被称为“老西藏”的进藏汉族干部,是他们的崇高境界感动了我们、激励了我们、鼓舞了我们。

就像第一眼看到日喀则,第一声听见扎什伦布悠扬的钟鼓,我们还记得在告别的泪水中洁白的哈达漫过了头颈。在地委、行署的欢送大会上,我们第四批全体援藏干部自豪地说:“我们圆满地完成了三年的援藏任务,我们没有辜负沪藏两地人民的期望,光荣而来、载誉而归、平安而返,我们实现了让上海人民放心、让西藏人民高兴的援藏宗旨。”

时间总在弹指一挥间,离开西藏的土地已经很久,身在浦江,西望高原,心却依依,梦中还常常捧起清澈的年楚河水,黑颈鹤还时常从记忆深处飞来。

十年来,我们无法忘却,日喀则藏族兄弟捧上的第一碗酥油茶、敬上的第一杯青稞酒。无法忘却,那遥远的藏乡赋予我们的真挚情感。毫无疑问,我们留给雪域和雪域赠予我们的,都已由时间收藏。

十年后的今天,当我看到援藏兄弟们写下的回忆文字,心中依然充满感动,好几次泪湿双眼,那是只有共同经历过才有的情感共振。那字里行间记述的故事和感受,有的我们曾经共同经历,而有的故事之前他们却从未说起。我的援藏战友、兄弟远比我了解的更为深刻与坚强。

是为序。

2014年7月

(作者曾任中共日喀则地委副书记、日喀则地区行署常务副专员,上海市第四批援藏干部联络组组长,上海市人民政府驻西藏办事处主任)

目录

• CONTENTS •

1	序 / 赵福禧
1	不辞而别的援藏干部 / 丁宝定
5	忆西藏 / 苏珏旻
19	西藏是我的第二故乡 / 钱厚德
24	张中访谈:与宗山古堡的不解之缘 / 章 磊
31	西藏的路 / 薛伟荣
34	援藏“干什么、图什么、留什么”的一些思考 ——三年科技援藏的回忆 / 薛伟荣
39	镌刻在则里拉的足印 / 邹 波
43	山路上的雪道 / 顾 军
46	再忆日喀则 / 魏 刚
49	越久越新的记忆 / 刘忠飞
52	感受珠峰文化,用心触摸西藏 / 吴启亮
57	防疫记 / 沈行峰
59	“你”为高原添彩 ——记西藏日喀则地区上海实验学校 / 曹治安
63	我的援藏工作 / 倪传仁
68	岁月如歌 十年回眸 / 马慧德
74	三条哈达的记忆 / 吴墩才
81	援藏日记 / 宋建锋
84	陈睦访谈:他为日喀则“送”去氧气 / 章 磊

90	亲爱的,我不哭 / 李 萍
93	成长在西藏的三年 / 吴志跃
96	梦回江孜 / 陈长伙
100	永远的西藏情结 / 沈 立
104	藏汉一家情 / 黄筱峰
107	轻触雪域之魂 ——我对西藏文化的感悟 / 赵 杰
111	难忘的6·28 / 施 东
116	云上的西瓜 / 瞿元弟
126	阳光下的宠爱 / 姚蜀治
129	三年的回忆 / 张建强
132	我的藏族亲人 / 顾志雄
135	亚东援藏情怀 / 蔡楚璞
139	千山万水相追寻 / 杨 嵘
144	萨迦的孩子 / 顾云飞
147	忆我的萨迦朋友 / 肖 立
151	雪域高原的精神洗礼 / 陈 江
154	情洒珠峰脚下 / 张金弟
160	解不开的情结 / 沈永兵
162	协格尔镇的“险”遇 / 闵金国
166	三年援藏感悟 / 张来治
170	我来了 / 高国相
173	附录
173	上海援藏简报(1至15期)
222	上海市第四批援藏干部之歌
223	后记

不辞而别的援藏干部

✿ 丁宝定

从东海之滨到祖国的西南边陲,2004年6月4日,我们上海市第四批50名援藏干部在时任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市人事局局长丁薛祥同志为团长的陪送团率领下,离开上海并于6月5日抵达日喀则。时间虽然已经过去10年了,但我们刚到西藏的许多往事还历历在目。

6月9日晚上,丁薛祥部长刚送完萨迦县援藏干部回到日喀则后,把我们叫到他的房间,反复关照我们:到县里援藏的同志工作、生活条件都很艰苦,你们在地直机关工作的同志要多关心、照顾县里工作的同志。6月12日陪送团和第三批援藏的同志离开西藏,踏上了返回上海的路程。总领队赵福禧同志赶去拉萨送行,临走的时候,他嘱咐我,不能以4米海拔的思维习惯来思考4000米海拔以及远离亲人的环境下的工作和生活情况,现在我们刚刚进藏,陪送团一走,大家心里空荡荡的,此时此刻我们联络组一定要关心好同志们的思想和身体,特别是县里的干部,有什么情况及时联系。

从6月9日开始,我每天都和五个县委书记保持联系,了解援藏干部到县里后的适应情况,每次得到的答复都是“部长放心,大家身体都挺好”。然而,6月12日晚上萨迦县达次县长给我打来电话,我一下子紧张起来。果然达次县长在电话里说:“萨迦小组的同志们到县里以后高原反应非常严重,已经坚持了两天了,还不见好转,县里劝他们回日喀则适应两天再上来,但萨迦小组的同志们说什么也不肯离开,再这样坚持下去,我们担心会出问题。我们商量决定将情况报告上海援藏干部联络组,请联络组下命令,让他们到日喀则适应几天再回来。”放下电话,我立刻与萨

迦县委书记顾云飞通电话,询问实情。云飞同志电话里解释:“高原反应是超过了大家的预期,尤其是刚进藏时反应比较小的同志现在反应特别重,但我们小组同志商量,一致认为必须坚持,过了这一关就好了。如果这点困难都不能克服,我们怎么能完成三年援藏任务?部长放心,我们能克服”。我立即将情况向在拉萨出差的总领队赵福禧同志作了汇报,赵福禧领队非常关心,要求我做工作劝说萨迦小组的同志到日喀则过渡一下,身体状况恢复后再回萨迦。但无论怎么做工作,萨迦小组仍坚持留在当地。无奈,福禧同志只好要求我带着我们的医生——新华医院援藏干部日喀则人民医院副院长陈睦一起赶往萨迦,同时要求我们购买好制氧机、必备的药品和足够的矿泉水。日喀则地委委员、组织部部长戚素坤当时正在拉萨送援藏干部,知道情况后也非常关心,从拉萨打来电话,委派办公室主任赵小舟一同前去探望。



中间为本文作者

6月13日天刚亮,我们就去采购物品,8点多我们从地区出发了,一路颠簸了将近四个小时,终于赶在中午前到达萨迦县城。这是我第二次到达萨迦县城,第一次是2003年的6月,当时是随同市教育党委代表团慰问第三批援藏干部,没想到一年后我也成了援藏干部中的一员。“萨迦”在藏语里就是灰白土的意思,县城不大,萨迦寺占了大半,这里海拔4300多米,地表几乎没有绿色植物,周边的山体就是灰白两种颜色,每到下午就开始刮风。据说以前当地的工作组下乡一般也很少在萨迦过夜。藏族同志调任萨迦工作,很多人也会感觉不舒服,需要适应很长一段时间。他们开玩笑说:“一到下午,呼吸就没内容了,空气都到哪里去了?”一进县委院子,达次县长在门口接我们。走进援藏干部宿舍,陈睦就对我说:“嘴唇发黑,脸色苍白,反应很重。”陈睦同志挨个房间给萨迦小组的同志做检查。做完检查后,他神情严肃地告诉我,氧饱和度都很低,最低的只有70多一点,个别同志心律不齐,需要赶紧到日喀则做适当调养。我赶紧召集萨迦小组同志开会,劝说同志们立即准备到日喀则休整。但大家一致反对,反问我,刚到萨迦县就当上了“逃兵”,这在当地干部群众中会造成什么影响?联络组要求的树立援藏干部良好形象还要不要坚持?没有办法,我只好说这是联络组的决定,也是日喀则地委领导要求的,必须执行。达次县长也在一旁尽力帮助做了不少工作。萨迦联络小组组长、县委书记顾云飞同志表示服从组织决定,小组其他同志去地区休养,但他作为县委书记必须留下来。但其他四位同志坚持不肯离开,态度非常坚决。最后,我只好听取陈睦同志的建议,采取组织措施,以“命令”的方式,让两名反应最严重的同志随同我们返回。临行时,云飞等同志硬撑着把我们送到县委院子门口,突然背过身去,挥挥手:“部长,你们路上当心。”见此情景我们谁也没忍住,几个大男人一下子都泪流满面。

两天后,我正在行署向总领队赵福禧同志汇报工作,陈睦跑来告诉我们,萨迦小组的两位同志不辞而别回县里去了。由于出了地区或者县城一般就没有电信信号,我们也联系不上他们,就这样焦急地等了几个小

时,晚上萨迦的同志们终于从县里打来电话,告诉我们他们已经到了,并在电话里说,没汇报是怕我们不放他们走,但既然来援藏了,就要大家在一起,高原反应这一关一定要过的,请联络组放心,他们一定团结一致、克服困难,尽快融入工作角色。

让我没想到的是,一个星期后听县里来地区办事的同志讲,他们还是没有完全缓过来。我马上又向总领队作了汇报,并建议这次无论如何一定要安排他们来地区休整。后来,总领队以联络组开会专题研究萨迦县援藏项目为由,请萨迦小组全体参加的名义把他们“请”到地区,会议开了一天,第二天他们竟又再次不辞而别回到了工作岗位。

我多次说,萨迦小组请销假制度执行不严格,要“严肃处理!”三年过去了,他们和其他上海四个县的援藏联络小组一样,克服工作、生活等各方面困难,以出色的成绩圆满完成了援藏任务,又有谁会“严肃处理”为了援藏事业而不惜牺牲自己一切的人呢?!

这就是我的援藏兄弟。

(作者时任中共日喀则地委组织部副部长,上海市第四批援藏干部联络组成员、地直一组组长)

忆 西 藏

✿ 苏珏旻

逝者如斯,一晃离开西藏已经七年了。虽然我在雪域高原只工作生活了三年,但很怀念那风尘仆仆、风餐露宿、艰辛和快乐并存的一千多个日日夜夜,而且历久弥新。多少次,梦里也常常回到日喀则。这次,市政协请援藏干部写一些回忆的东西,坐在书桌前,许多往事重又浮现在我的眼前。



本文作者

节 日

踏遍青山人未老,长途旅行是我一直以来的爱好。或许是爱好历史的缘故,每一次旅行都仿佛是穿越时空触摸时间留下的痕迹,去感受一份另类的心情,去体会一种别样的文化,去创造一种完全不同的经历,让思想在移动的风景中升华,并且享受在路上的感觉。或许这也是西藏诱惑我心灵与身体共同前往的原因之一。

藏文化实在是中华文化宝库中的明珠。作为一名援藏干部,我以为最忌讳的是带着傲慢与偏见审视一切,同时也不应该以过客的心态走马观花,或是猎奇或是漠视。在西藏,我们经常讲融入,那就需要我们从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从感情深处去学习、感受、敬畏雪域的文化,尊重那里的一切。

进藏以后我总是利用一切机会向藏族同志学习藏语,了解西藏的历史、文化,尤其是藏传佛教带来的种种影响。空闲时,坚持读书学习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我的朋友从普通的藏族农民、工人、司机到藏族老师、干部、学者、喇嘛甚至活佛都有。只有文化上的接近才会有心灵上的理解与融合。时间越久越觉得自己从来都是这里的一员。

大家或许可以从我经历过的几个节日感受雪域文化的神秘与多彩。

2004年我们进藏不久就受邀到江孜县出席“达玛节”活动。达玛,藏语的意思就是跑马射箭。过去江孜“达玛节”于每年藏历4月19日左右举行,现多在农闲的7月份举办。我记得主会场就在县城边上的山坡下,到处是盛装的农牧民群众,让人感觉全县的人似乎都来了。参赛队伍以乡为单位,项目主要有赛马、骑术比试、搬石头角力等。那天还有一个小插曲,我们正坐在山坡脚下看各乡的队伍入场,就听见半山腰上“嘭”的一声,有的同志还以为是枪响,一转身就趴在地上。就在我们惊魂未定之时,一股酒香扑鼻而来,原来是几个农牧民席地而坐打开了一瓶自酿的青

稞酒。见我们看着他们,便热情邀我们共饮。品尝之后才发觉,那味道就像家乡的米酒,但更为醇厚香甜。比赛项目中最精彩的要数赛马了,那马就是一般的家养马,但只配了缰绳却没有鞍鞢脚蹬,骑手是清一色的少年。只见他们一跃而上,骑着光背马,嘴里吹着哨子,个别的还双手扬鞭,一时间,哨声四起,风卷尘土,你追我赶,各显本事,颇有吐蕃遗风,着实让人惊叹。

逛林卡是藏族群众适应高原气候、环境和生活条件后形成的一种风俗习惯。以前,每年藏历五月一日至十五日这半个月里,人们走出庭院,来到浓荫密布的林卡游玩。现在把每年的6月初定为民族节日——“林卡节”。届时,全城放假,家家户户还有各单位都到林卡里搭起帐篷饮酒欢歌。日喀则有句俗话叫“能说话就会唱歌,能走路就会跳舞”,整个林卡里就成了歌舞的海洋。每年这个时候也是我们和当地干部群众增进感情的大好时机。



左一为本文作者

每到秋收前就是“望果节”了,望果源于古代,盛于近代,是祈盼丰收而举行的活动。这时候下乡经常会碰到全村男女穿上新装和喇嘛一道列队转游庄稼地。队伍由持炷香、经幡、经书、宝伞、宝瓶、手鼓、铍钹、法号、彩箭的善男善女引路,全村人跟在后面。队伍按东南西北方向转游,每至一方祭此方神。在行进的途中不断地吹号、摇鼓、诵经、挥舞彩箭呼喊:“恰也怙秀,央也怙秀”(福来吧,吉祥也来吧),烧香敬供村神,祈求丰收。

我的宿舍在地委大楼的后面离开扎什伦布寺不远,每天一抬头就能看见高高的晒佛台。扎寺的晒佛台建于1468年,至今已经有500多年的历史。每年藏历五月十四、十五、十六三天是扎寺的“晒佛节”,在这里将分别展示过去佛、现世佛和未来佛三幅巨幅佛像。每年这个时候各县乡的群众都聚集到扎寺广场礼佛转山。很可惜,我每年都是因为去得晚没有见到佛像展开的那一刻。“晒佛节”结束仪式庄严热闹。一般都在喇嘛的长角号声中佛像卷落下后,先是有喇嘛在展佛台上挥舞经幡,然后数十名喇嘛密密地排列在展佛台上,齐声诵经,诵经完后,喇嘛从高高的展佛台上撒下糌粑,广场上的信教群众也齐声念颂六字真言。最后,由几个喇嘛扮演的一头白狮子引领,手持各种法器的仪仗队开路,数十名喇嘛将展过的唐卡佛像送回寺院。

每年国庆节前后就是一年一度的扎什伦布寺的“跳神节”,藏语叫“西莫钦波节”(即“神舞节”)。记得在2006年9月24日,我未婚妻从部队休假进藏探望我。正好赶上节日的第一天,我就带她一起去观看,感受藏传佛教的神秘文化,碰巧还遇到了和大家一起观看跳神表演的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表演开始后,我们一边喝着酥油茶一边观看。我听寺院民管会的平拉主任介绍,“跳神节”是由七世班禅丹白尼玛倡导发起的,至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而后由历代班禅大师传承下来,进一步发展成为现在的样子。扎寺的“跳神节”有规范的程序,跳神台上要搭起巨大的帐篷,正中间楼上是班禅大师的宝座,楼下和台的左边是贵宾席,右边是寺庙乐队,台下有来自四乡八镇的观众,也有不少中外游客。修缮扎寺建筑是我

们第四批的援藏项目之一,其中有一处就是跳神广场上新建的大型厕所所以方便群众。跳神所表现内容多为扬正抑邪、解脱罪恶、迎吉纳祥的佛教思想。由于是密宗灌顶的喇嘛表演,而表演的又是扎寺的各位神主,因此使整个表演更具权威性和神秘感,每每给人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跳舞时根据具体内容,喇嘛们戴上面具,穿五彩鲜艳的长袍,佩彩带等。伴奏的乐器有牛皮鼓、法号、唢呐等。跳神开始时,场上鼓钹、蟒号齐鸣,先由铁棒喇嘛带领仪仗队出场,然后黑帽金刚、各护法神、穿鬼怪、骷髅衣的表演者依次鱼贯而行,绕场一周,向空中撒糌粑。随后由六童子按照鼓号的节奏跳吉祥舞为开场,礼毕,再分段表演各种神鬼舞。整个过程,除了庄重的佛教仪式,还有两个小丑的表演几乎贯穿全部节目,尽管我们听不太懂,但台上台下的藏族群众常常发出阵阵笑声。

舌尖上的援藏

尽管很多游牧民族都有食用酥油的习惯,但酥油茶仿佛就是西藏的形象代言。我刚到行署办公室上班的第二天,就到综合科收集、整理文件,以方便领导尽快了解情况。科长派央金大姐过来帮助我,她问我:“苏秘书,高原反应过去了吧?酥油茶喝得习惯吗?”我告诉她:“阿佳拉(藏语:大姐),高原反应还好,酥油茶还没喝过,我们食堂没有啊!”我们就这样边聊天边工作着。看看整理得差不多了,她说要出去一下。我正在整理最后一个文件夹的时候她回来了,手里还提了一个暖瓶:“苏秘书,来,休息一下,刚到高原不能太累,喝一杯我们家的酥油茶吧。”边说边倒了一杯给我,原来她是到办公楼后面的家属院为我取酥油茶去了。

我喝下第一口,那味道实在不敢恭维,可是人家那么热情又不能不喝。央金阿佳拉很是善解人意地说:“哈哈,内地的同志第一次都觉得味道怪怪的,喝多了就习惯了,你肯定还会喜欢上它,到我们高原来一定要喝酥油茶,一来可以治高原反应,二来我们这里干燥可以预防嘴唇爆裂,

“三来可以御寒。”果然我再喝就觉得唇齿留香。后来时间长了,经常去藏族同志家里做客,还发现他们喝酥油茶有一套规矩。当客人被让到藏式方桌边时,主人便拿过一只木碗(或茶杯)放到客人面前。接着主人(或主妇)提起酥油茶壶(现在常用热水瓶代替),摇晃几下,给客人倒上满满一碗酥油茶。你喝一口,主人再给添满。就这样,边喝边添,不一口喝完,热情的主人,总是要将客人的茶碗添满。我还记得行署洛松次仁专员家的酥油茶熬的特别好,傍晚时分,他的秘书小贺总是招呼我过去喝上一碗。以至于后来,地委、行署的很多藏族同志都知道我爱喝酥油茶,吃糌粑,还能说上几句藏语。由于名声在外,有时去拉萨出差,小车班的洛桑就常常跟我说:“宾馆的早餐不行,苏秘书跟我一起去姐姐家吃糌粑吧!”说起吃糌粑可也是个技术活,在盛了青稞炒面粉的碗里倒上酥油茶,先用中指将炒面向碗底轻捣,以免茶水溢出碗外;然后转动着碗,并用手指紧贴碗边把炒面压入茶水中,待拌匀后用手捏成团,就可以吃了。每看到我熟练地和藏族同志一样进食糌粑,洛桑的姐姐总是开玩笑地说我是老西藏了。

说起吃还不得不提风干牦牛肉和奶渣。第一次下乡去亚东,过了康马县就到中午了,砂石公路拐个弯,眼前是壮美的喜马拉雅山,山脚下是秀美的多庆错,大家就在湖边草地上野餐。只见藏族司机师傅们往地上一坐,摆开一溜小筐,那架势比我们带的包子、火腿肠“奢侈”多了。我凑近一看,除了糌粑、烙饼之外,还有许多黑黑的像干柴一样的肉和白白的“小糕点”。一问才知道黑的是风干牦牛肉,白的是奶渣。师傅们热情地邀请我们一起吃,那风干牦牛肉味道极其鲜美,奶渣有一股浓浓的酸奶味。细打听才知道一般在冬天风干肉,气温在零度以下时,把牛、羊肉割下来,挂在阴凉处,让其冰冻风干,既去水分,又保持鲜味。而奶渣则是牦牛奶打制分离出酥油以后,剩下奶水用火煮沸后冷却即成酸奶水,再过滤后留在滤器中的就是奶渣。

虽说藏餐很有特色,但身在高原,心中时常挂念的却还是家乡的味道。那时为照顾我们的生活,地委、行署把援藏干部的一日三餐安排在地

委小餐厅,主要以米饭、炒菜为主。初时是一位藏族师傅掌勺,实在谈不上色香味,后来换了一位四川师傅做川菜,初尝别有风味,时间一长,也有些水土不服。记得有一次开饭时端出一盘西红柿炒鸡蛋,引得大家一片惊叹。那时西藏的蔬菜供应虽然比以前有了很大改观,但每到冬天还是品种单调、供应相对紧张,所以一盘西红柿炒鸡蛋着实还吊起了大家的胃口。但仔细一看,却谁也不愿下筷子,原来那位师傅习惯性地在里面加了大量的花椒。2004年10月,浦东有一个代表团进藏带给我一些黄泥螺。我们小餐厅的藏族服务员大姐从没见过这种沿海的小吃,吐着舌头对我说:“你们上海人真奇怪,虫子也吃!”惹的我们哈哈大笑,因为这可是我们眼里的佐餐美味,但由于供需极度不平衡,只好计划供应,每人每餐二个,就是这样大家还是高兴了半个月。于是每逢周末总队赵福禧书记就召集大家到地委小院他家里改善生活,那时经常下厨的有我、周维春和方浩三个人。尤以周维春做的红烧肉最受大家欢迎,记得有一次下乡后回到地区,大家周末小聚,我和周维春一早就去市场购买了20斤冻猪肉,结果被十几个兄弟一扫而光。从此“维春肉”的雅号不胫而走,一时成了我们上海援藏干部的招牌菜。新调任的地委格桑次仁书记在上海挂过职,也有上海菜的情结,听说后,每到周末也常跑过来品尝我们的“上海名菜”。现在回想起来,由于条件有限,菜肴品种实在少得可怜,但一碗红烧肉已经满载了我们对相距万里之遥的家乡的眷恋。每每县里的同志来地区,福禧书记也总要把他们请到家里,谈谈心,交流交流工作,再招待他们吃顿红烧肉。

2005年秋天,318国道终于修通了,从日喀则到拉萨不仅节约了一半的时间,而且从贡嘎机场也可以直接回日喀则而不必再绕道拉萨。尽管还是需要到成都转机,但上海到日喀则一天之内赶到成为可能。一天下午我接到在上海出差的市建交委援藏干部金晨的电话,说他买了50个大闸蟹,明天就回日喀则,让我们做好准备。我立刻把这个惊喜通知了在地区的所有援藏兄弟,包括正在地区公干的各县援藏干部。第二天下午大